

# 冊府元龜

五百七十六之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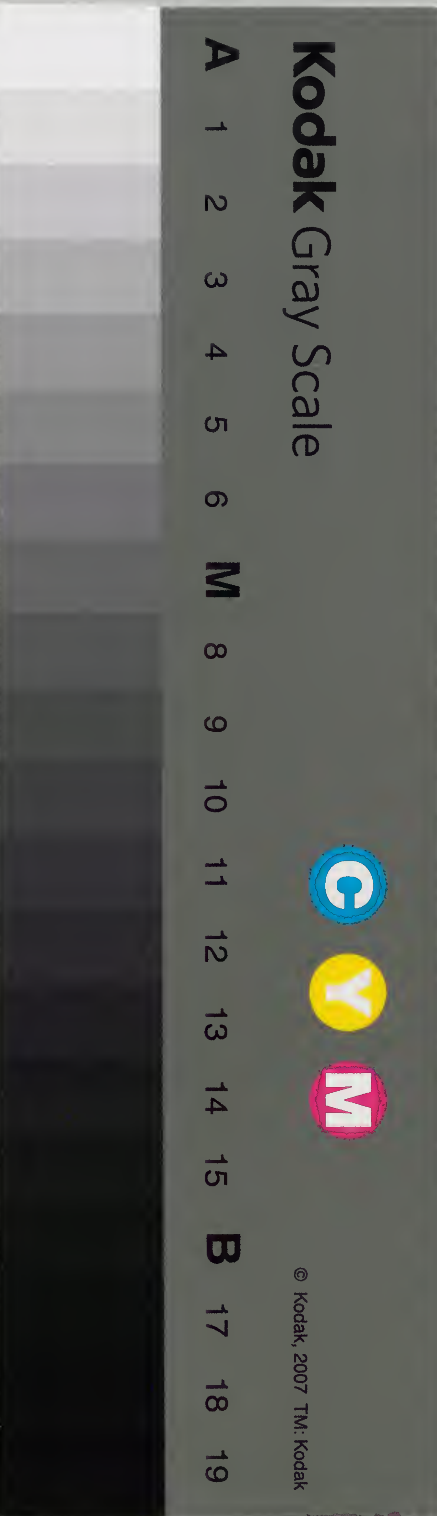
百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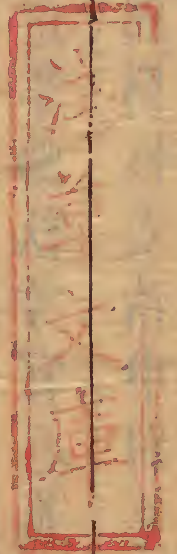
三〇〇	九三	漢
冊	四九	書
架	七	門
函	號	類

三六	五	漢
九冊	三四	書
一〇	五	類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71)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四

奏議第四

宋臧燾初仕晉孝武太元中為國學助教孝武追崇

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為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

呂欽若等曰陽秋即春秋也  
晉杜太后諱春秋因而改焉

故仲子

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醜食惠廟則宮

册府元龜 掌禮部

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  
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  
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  
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  
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  
武追廢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  
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  
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  
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  
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稱之義顯

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  
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後參高祖中軍事入補尚書度  
支卽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  
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  
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微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  
恭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  
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脩情理以求中者也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  
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

爲壇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踈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踈也若祧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

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恩施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皇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之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嘗存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

明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  
白虎通云禘祫祭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時其統  
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繼統之主  
無靈命之端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  
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  
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  
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  
之兩階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  
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群廟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  
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

與世宜豈可順而不繼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  
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  
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  
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  
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  
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  
時學者多從燾

徐廣仕晉安帝隆安中爲司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  
曰太皇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  
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

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歷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從齊衰三年服從廣議

王淮之爲黃門侍郎武帝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惟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天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

禮則家無殊俗從之

裴松之爲中書侍郎時彭城王義康驃騎王簿庾炳之未到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松之議曰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之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理在無外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之不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旣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勅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從

傳隆爲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間聞面牆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至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蟠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懲勸無不本乎禮而後成由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其流廣其體大其義精非夫睿哲大賢孰能

明乎此哉况遭秦焚亾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躰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旣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炳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殊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

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寔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報徐道娛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六年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緇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正云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冠履纂烏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屬於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常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

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而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處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旣歷代成准謂宜仍舊有司奏謹案娛啓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秋夏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



時獨闕不讀

殷景仁爲侍中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元嘉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營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窆窆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籍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祥

文母况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恩寔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方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矩帝從之

何承天爲率更令領著作佐郎元嘉十六年丹陽丁况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

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於禽獸者耳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歟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治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旣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况等二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後爲御史中丞元嘉

二十三年七月奏尚書刺海塩公主所生毋蔣羨人喪海塩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叅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大學博士顧雅議今旣成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踈履替禮必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公主咸用上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替服爲允其博士庾遠之顏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惓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循議亾

廣德三公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蓋公主體自震極當上厭至尊所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伏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者於事總功之服不廢於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原中晉恭帝時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毋符循議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

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文言長子去斬妻除禪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誥臺云蕃國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誦荅旣被催攝二三日甫輸帖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耻厭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

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况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失亦得之宜加裁正引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淵殷明何掞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抽飾補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徃及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竝免今所屠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推野王初立議乘殊申執擇懇表

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詔叔敬白衣領職餘如奏

徐爰以孝武卽大位爲尚書右丞奏議曰郊祀之位遠古箴聞禮記燔柴太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裡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這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傳郁太常丞



陸澄竝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午地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晉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永祥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汪長議並爲應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爰議謂禮後太宗以其不可乏祀記諸侯世奉春秋成義處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卽纂國統于時旣無承繼虔嗣以次襲紹虔嗣旣列廟享故自與出數而遷豈容蒸嘗無闕橫取佗子爲嗣爲人裔嗣又應恭祀先父案

禮文公子不得稱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旣寤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陸澄爲太學博士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未有准輒下禮官詳議澄議案禮有成人之道則不爲殤今旣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就大焉典文遠昭殤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猶以免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以殤禮尋議無名證却使秉正更上證重議竊謂贈之爲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之以王得不

爲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命不爲  
吉凶殊典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秩是成  
人之禮群后臨哀非不殤之制若用喪成人親以殤  
服未學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詳裏如所稱左丞臣羊  
希叅尋澄議旣無愷然前例不合准據案禮子不殤  
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  
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  
不殤者惟施臣子而已詔可後爲通直郎兼左丞明  
帝太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  
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

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  
皇太子禮絕群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王應之爲太學博士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  
常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三儼喪  
逝尊爲服總三月成服仍卽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  
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  
祖葬日臨葬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  
日更還著未公除時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  
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  
處正應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

異禮天子心降旁親外易總麻本在服例但衰經不  
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儀雖脫衰襲冕尚有思月  
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義吉凶異  
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宜服已釋  
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  
禮爲弟兄既除喪已及其葬也乃服其服輕喪雖除  
猶畜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謂王右光  
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卽遠變除漸  
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  
除之日而更重服乎

孫謐之爲太學博士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  
柱國鮮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太夫人檢無  
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謐之議  
曰春秋毋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  
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  
常丞庾蔚之議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  
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家榮惟有諸王旣是王者之  
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勲重列爲公侯亦有  
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  
妾毋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

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嗣君母本先公  
嬪媵所因籍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  
重勲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以蔚之爲  
允詔可  
王燮之爲博士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車未  
有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燮之議鄭玄云后象王  
立六宮亦正寢一而燕寢五推其所立每與王同謂  
十二乘通關爲允帝從之遂爲後式今請依乘輿不  
須差降制曰可二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二馬九嬪  
已下竝乘犢車青幃朱網絡

朱膺之頌儀曹郎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  
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  
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日  
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  
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二十  
七月乃除二事不同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有  
禫皇代考驗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  
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  
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  
吉



孫武爲博士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嗣求進次息爲太子簡無其例下禮官議正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准宜爲今例博士傳郁議禮記爲子立衍商禮思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

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勗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探比竊所允安謂開許以爲永制叅議爲允詔可

虞和爲太學博士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和與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竝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寔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狄等三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德君父名正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

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前議若外  
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  
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  
以澄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玉於傍親宜從  
殤禮詔和等議爲允至明帝泰始五年爲國子博士  
十一月有司奏案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  
一虎皮二未詳何所准况或者虎取威猛有彪炳徵  
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旣玉之美豹皮義兼炳蔚  
熊亦婚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遷遺  
又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

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婚  
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  
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議案  
周禮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十端也儷兩  
也皮鹿皮也儀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  
豹各皮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  
以尊華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  
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帝道弘明  
徽則光闡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  
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爲儒宗旣有明說守文

淺見蓋有惟疑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品采豹之章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畫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也兼國子博士虞龢議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雜皮而已禮記却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璋宜仍舊各一也參詵和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和議爲允詔可

司馬興之爲太學博士大明五年閏九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竝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旣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出塋臨軒拜官舊不爲凝梓棺在殯應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更學官擬禮上與之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禮絕凡庶故漢文旣葬悉皆復吉惟懸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侔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享

之禮簫管警塗之衛寔人君之盛典當陽之威飾故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以制服成日虛縣中窆亦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嬾矣爰參議皇太子期服內不合作樂鼓吹又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為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號德崇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有國君法參議以興之

議為允除王氏為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王慶緒為博士明帝秦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主在內相見又應何儀慶緒議百僚內外敬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為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分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賤表參詳依休仁議為允詔可

周山文為太學博士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

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未詳制下禮官正議案  
庶母慈母亡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不命為  
毋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  
之制參議並同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五

奏議第五

南齊王遠之仕宋為尚書左丞順帝昇明三年錫齊  
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黃五輅無大輅戎輅遠之議大  
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殷  
輅也注云大輅亦輅也月令中央一乘大輅注云殷

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周禮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則周之木輅殷之大輅周革輅建大白以卽戎此則戎輅也意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卽戎之輅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逮前代之禮卽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夫必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輅卽大輅也太尉左長史王儉議宜用輅九旒時乘黃無副借用五輅天朝臨軒權列三輅

王儉爲左僕射高帝建元元年大常上朝堂諱訓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群祖臣隸旣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旣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卽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并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是年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

復以何祀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闕博士議議曹郎中裴昭明議曹郎中孔暹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郎中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十月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禘春秋魯僖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

嫌至於郊配之事重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禘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禘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按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

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居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配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文祀汾陰五時卽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

則一日再祭於議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禮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宮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其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



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齊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畧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上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辛潔也鄭玄云用辛日者謂人當齋戒新身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嘗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龍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

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同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郊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竝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惟以孝經為正切謂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明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



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  
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  
鑒詔依舊

四年世祖卽位儉爲尚書令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  
位或數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  
月巳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  
闕八座丞郎博士議儉議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  
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  
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  
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帝三歲一時祠雍

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  
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卽位丞相  
廷尉康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其泉汾  
陰祠天地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丞相衡議還依  
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兆於洛陽魏  
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  
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  
郊其年九月成帝卽位明年改元卽郊簡文咸安二  
年南郊其年七月孝武卽位明年亦郊宋元嘉三十  
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

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度  
祭明堂自茲厥後仍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  
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是年司空褚淵薨時司空  
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儉議依禮煩在塗聞  
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稟於天朝  
宜申禮敬司徒府又以旣淵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  
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  
陳留未入境卒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  
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次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儉啓案

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  
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  
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  
肅曰周以冬祭於天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  
法原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  
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  
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  
祈穀旣不全以祈農何必候啓蟄史官惟見傳義未  
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

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齊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卽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正於軍門外別立慢省若日色有異卽列於省前望實爲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是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旣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礙不曹檢未有前准檢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旣陳惟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特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後漢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嗣凡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儉議周禮春入學

舍釋菜合舞學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  
 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  
 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  
 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武子謂宜尼廟宜依亭侯  
 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  
 師則不臣也釋奠曰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  
 過輕二范傷於大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  
 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况非備尋其  
 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引教以師資禮同上公卽  
 事惟允裴松之議應儻六俗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

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儻牲牢器用  
 悉依上公其各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  
 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而地居  
 正体不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  
 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  
 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  
 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  
 自為主四加玄冕以卿為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  
 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玄冠於阼以著



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  
 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於廟所以自卑  
 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義禮相會是故中  
 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戎事之所乘犧牲  
 鬮握之所薦竝宜悉依尚色三代服色以姓音為尚  
 漢不識音故還尚其行運之色今既無善律則大齊  
 所尚亦宜依漢道若有善吹律者便應還取姓尚太  
 子僕周顥議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裁音配尚起自曼  
 容是曼容善識姓聲不復方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  
 之宮商而更迷皇代之律呂而云當今無吹律以定

尚宜附漢以從闕耶皇朝本以行運為尚非闕不定  
 於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無不依導聲以為尚散  
 騎嘗侍劉郎之等十五人竝議駁之事不行  
 蔡履為祠部郎永明三年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  
 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  
 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存簡省制故郊堂共日  
 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  
 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  
 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得事自後郊日畧無違  
 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月甲子



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祭祀之日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下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辰良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尊祭無同共者惟漢以朝日合於報天耳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

以何日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遍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配以文武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預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闌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郊天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又夜漏未盡七刻進熟明堂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

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旣是嘗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同日西閣祭酒梁玉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以行之前准驍騎將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爲一日

再贖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而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一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帝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爲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



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地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  
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惟  
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什省其二今祠明堂  
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自後漢亦不共辰  
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惟據自郊徂宮之義  
未達祠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  
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  
於理爲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  
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  
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宮顧和秉議親奉

康皇之世已繕遵州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  
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  
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  
堂降爲法駕衮冕之服諸祀咸同詔可

何誣之爲太宮丞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  
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卽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  
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  
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  
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  
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曰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

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未  
亥辰之未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  
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諷之議鄭注云元辰  
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懇稼咸存灑潤五行  
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  
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  
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  
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  
廬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  
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

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議少牢饋食禮云  
孝孫其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  
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  
不得丁亥則用巳亥辛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  
巳者取其令名各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  
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籍  
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議殿中郎顧暲之  
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廬植明于  
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籍肇發漢文詔云農  
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親親載之吉



也昭帝癸亥耕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列祖寔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正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闕種且亥既水辰含有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所遷的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六年諫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于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外魚腊膚肉用鮓十五上既云

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魚曰臠祭鄭注商量臠直也尋商量旨裁截臠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剛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亦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于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諫之議不行後爲祠部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

太祖廟廷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  
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  
白虎通祭之有主孝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外配廟庭  
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旣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  
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  
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於儀注

王晏爲右僕射永明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徐孝嗣侍  
中何喬奏故太子祔太廟旣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  
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  
太嘗王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

旣畢陰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庾曇隆爲通直散騎常侍明帝建武二年上啓伏見  
南郊壇圓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  
史無所准尋周禮祭天於圓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  
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  
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竝無更立官  
室其意何也正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  
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爲休息太  
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起立瓦  
屋前代皇帝豈於上天之祐而昧營構所不爲者深

有情矣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大靈俯愜群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特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帳瓦之構雖殊具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郊國有故而祭亦旅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官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竝同曇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爲誠慤所施止在一壇

漢之郊祀饗帝其泉天子自行宮墜拜息殿去壇塲旣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惟宮謂無關簡格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文之設旣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則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爲棟宇郊祀氈案何爲不轉製擔薨曇隆議不可

蕭琛爲尚書左丞永泰元年有司議帝初立應廟見不尚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卽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虞謁之禮琛議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

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體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服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煇炳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以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六帝其昭成哀和四君竝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明章五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卽親奉時祭卽是

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祭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不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不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竝皆謁廟旣同有蒸嘗何爲獨循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廟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徐孝嗣爲尚書令永泰元年奏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汗隆古今殊

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永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惟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醴以酒故醴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味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醢二三之義詳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醢辭寔爲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旣崇尚質之理又象判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酌用卺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卺合儀注先酌卺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

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卺以鑠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彫費乎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公襲之規有功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卽用舊又於事爲元婚亦依古以卺酌終酌之酒並除金銀連鑠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克炳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別斲雕可期移俗有漸叅議竝同奏可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册府元龜

奏議

卷之五百七十七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六  
奏議第六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六

奏議第六

梁何佟之初仕齊為祠部即武帝永明十一年奏議  
曰按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  
牖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闕也北牖社內北  
墻外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是相對之

册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七十八



稱乃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  
帝社南向太社及稷竝東向而齋官在帝壇北西向  
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社甚乖禮意乃未知失知失  
在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齋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  
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  
殊論其神則一位竝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  
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  
壇東北南向立以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  
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耳豈得謂  
爲稷社邪獵祠太祖社日近按奏事御改定注儀曹

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  
之向北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向  
北則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  
西向故知壇墠無計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群神  
小祠類皆南向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  
尊美求幽之義魏世泰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  
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鄙上頽基商丘餘樹  
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  
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徐爰周景遠竝不同仍舊不改  
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

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相向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何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祠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祠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纁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按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

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日日蝕伐鼓於社社豫云責群陰也社陰氣之盛也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按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論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亦乖歟魏漢社稷同營其門稷壇在社壇北皆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禮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

稷三座竝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竝東向邪治禮又難終之凡三往反至明帝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終之議乃行

初鬱林王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按祭法禘郊祖宗竝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享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浚之謂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終之議周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

配帝何止於二耶今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世不毀其文廟乎詔可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群臣泄哀之儀應定准下三學八座丞卽傳士陶韶以爲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出太極泄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嘗丞李樞議曰尋尊號旣追重服宜正俱已從權制故苴杖不稅至於鑽燧旣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皇后喪群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遠後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

尊龍飛中典事非嗣武理無深哀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一如嘗式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濟議曰夫喪禮一制限節兩分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益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寔緣子姓今言臣則無實論已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天春祇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禪無所依設太學博士崔偃同陶韶議太嘗沈淡同李撫議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濟議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

王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曆御寓慈訓無窮在三之恩禮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吊服升殿群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一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是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禘衣爲上禴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無大裘玉輅而土公夫人有副及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惟

上公夫人亦有禱衣詩云翟黻以朝鄭以翟黻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禕旣同則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惟無五年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嘗侍黃門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祭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竝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俎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竝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宜也尋齊

初移廟宣神主至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行東廟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宜依准也從之是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雩舞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衆祭崇陰也鄭玄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衆云陽氣盛而當旱山川百源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百源必先祭其本又尋雩呼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鞞鞞

至祝敵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  
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  
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  
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  
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雨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  
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雩漢時皆以孟夏得雨  
報大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時尋月令云  
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惟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  
等五神既為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

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帝道尊右  
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  
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文明  
按覲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  
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焉所以教尊尊也  
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令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  
以四為度經四丈周十二丈而四陛也設五帝之位  
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  
堂今亦宜配享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  
夏雩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惟有冬至報



天初雖無雨賽帝今雖關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答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尚省質周祭靈威仰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皇遏密未終月可不奏盛樂至于旱祭舞雩蓋是嗟呼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竝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得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者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翊王者中

萬備辨從之

是年終之又奏按周禮太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冬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員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玄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如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已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



自晉以來并員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  
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  
黎之座二三乖殊懼虧盛則前軍長史劉繪議語云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  
舍爲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黜乖矣佟之又議周禮  
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  
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  
山川以下說豈不合符叅議爲允從之

永元元年佟之爲步兵較尉奏議曰蓋聞聖帝明王  
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  
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  
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  
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攝大圭執鎮圭藻  
五采五就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覲禮天子出拜月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  
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  
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  
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而不明所用之定辰焉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



立春之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  
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  
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敬朝以分差有理據則融  
玄之言得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  
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返祀方明朝事儀曰天子  
冕而執鉞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  
朝天子祀方明繇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群公無四朝  
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嘗於殿  
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  
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卽亦朝會

行禮之庭也宜嘗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  
又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循論云舊事朝日以  
春分夕月以秋分按周禮朝日無嘗日鄭玄云用二  
分故遂施行秋分之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皆實遠  
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士  
春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  
禮秋分夕月竝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  
月在天而祭之於次不復言背也終之按禮器云爲  
朝夕必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  
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

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耶僖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員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輕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右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切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卽所謂必於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飭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

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冕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旣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紉裸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切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僖之任非禮局經奏大典寔爲侵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元二年僖之又建議曰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

於明堂日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項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昔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高宗竝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義先皇於武皇倫則弟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座應在世祖之下竝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擢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惟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言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擢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

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功武亦有大德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記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一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而爲言無的之內其禮旣盛故祖宗竝配參議以修之爲允詔可高祖天監元年爲尚書左丞是年皇子統立爲太子其母丁貴嬪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王儲所生不容

無敬宋太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以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二震極率土咸執吏禮旣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眷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亦有舊章王侯妃主嘗得通信問下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官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宋太豫朝議百官以吏敬二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官

闈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舉殿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闈外之事賀及問諱殿所同百官報問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例况母儀春官義絕嘗等且諸妃作配率繇盛則以婦踰姑彌如從

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爲太子言則稱令

三年終之奏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禘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元太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蒸知禘猶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禘並及功臣有乖典禮宜改詔從之自是禘祭乃及功臣是年終之又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卽今之中單也按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候說祭服絳緣領神爲中衣絳袴袂示其赤心奉神

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禱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條自齊以來隨故而毀未詳所送佟之議禮祭服弊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其珠玉以付中署明山賓爲治書侍御史掌治吉凶禮天監四年尚書大丞何佟之議按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饒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比代人君不復躬牽丞相丹陽尹牽牲於古無取宜依以未祭一日之暮太嘗省牲視饒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省牽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

注詣厨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佟之又曰鄭玄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畢大祝方執珪瓚裸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身裸禮太尉既攝位寔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卑賤大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裸獻乃後迎牲帝曰裸尸本使神有所附今無尸裸神將安設佟之曰如馬鄭之意裸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裸義乃定佟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裸今既存尸求食之獻則

裸鬯之求寔不可闕又送神更裸經記無文宜依禮  
草奏未報而佟之卒後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佟之旣  
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裸而  
又牽牲太嘗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加又太尉裸  
酒三刻施饌間中五刻行儀不辨近者臨祭從事寔  
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辨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  
早况二更非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卽是晨始宜取  
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爲三牲或離牋依制  
埋產猪羊死則不埋請議其制司馬聚等議以爲牲  
歿則埋必在滌美謂三牲在滌歿悉宜埋帝從之

五年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圖惟有三樽一曰象樽周  
樽也二曰山壘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  
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爲珪瓚之寔竊尋裸重  
獻不容其樽宜修彝器以備大典按禮器有六彝春  
祠夏祠裸用鷄彝王以珪瓚初裸后以璋瓚亞裸故  
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復亞裸止修其二  
春夏鷄彝秋冬犂彝庶禮物備也帝曰鷄是金禽亦  
主巽位但金火相代用之通夏於義爲疑山賓曰臣  
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乖舛按象彝是南方之物則  
主火位本生於火宜以象彝春夏兼用帝從之

是年山賓奏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  
 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  
 自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月詔更詳議山賓  
 以為二儀並遵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謂  
 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享及郊廟受福惟皇帝再  
 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

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  
 之座疑為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  
 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  
 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  
 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  
 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有四望於義為  
 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  
 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在其鐘山白石  
 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掌禮部

之五百七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七

奏議第七

梁周捨為尚書禮部郎天監七年議詔旨以王者衮服宜畫鳳凰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凰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如衮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

册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七十八

皇者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腰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雉。卽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卽是周禮。但鄭玄云。雉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尋冕服無鳳。應改爲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飾。加鷩耳藻朱黼黻。竝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

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尚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帝又曰。禮主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橐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爲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所着冕服。可其詳定。五經博士陸瑋等竝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爲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苳席。此猶莞類。未盡質素之理。以橐秸爲下藉。蒲越爲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

用衮服今請依古制更大裘制可瑋等又尋大裘之制惟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纁爲之其制式或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又乘輿宴會服單衣黑介幘舊三日九日小會初出乘金輅服之八年帝改去還皆乘輦白服紗帽九年司馬筠等參議禮記玉藻云諸侯玄冕以祭禋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豫齋不來同於在朝宜依太嘗及博士諸齋官例着白衣纁

襖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

梁孔休源爲尚書左丞是年舍人周捨以爲禮王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王輅諸下其議休源議王輅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繇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之

司馬聚爲祠部卽是年武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詐議博士陸瑋明山賓與聚以爲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王在帝王約理卑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

司馬筠爲祠部卽是年建議曰今大事徧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官立闕纂嚴解嚴戒嚴合十一條則徧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拜封公主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從之先是梁主迎氣以始先祖配牲用特牲儀同南部筠議是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爲鷹蔚羅方設中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及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况今祀天豈容尚此謂夏初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

是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竝以慈母表解刺史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光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婦而服慈姑功服無徒故也庾蔚之云非從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服而其慈孫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嘗按父之祥禫子竝受弔今二王諸子王宜以成服白單衣一日爲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編冠玄武子姓之可冠則世子衣服爲異於嘗可着細布衣絹爲

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也蓋爲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勅禮官議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爲國君之子也若國君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

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之則慈母之服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恩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諸侯之子尚無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謂宜依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妾之子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一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重妾無爲母之義而恐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

師保而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嘉和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繇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

實此之繇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子也總言之貴則無所苞經傳玄文相顯發則知慈母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乘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筠等諸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歿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竝同以爲永制

徐勉爲吏部郎天監八年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繇阼階按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祭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則無復

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繇阼義勉  
議鄭玄云繇命士以上父子異官室宮室既異無不  
繇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竝宜繇東階  
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陞從之後爲尚書右僕射時人  
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䟽曰禮  
記喪制云三日而大殮者以使其生也三日而不生  
亦不生矣自頃已來不遵斬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  
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  
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志狐鼠之顧步愧  
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

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佗手愛憎深淺事實惟原  
規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  
其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  
三日大歛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朱异爲儀曹即先是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  
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  
齊儀郊祀帝皆以袞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  
堂儀注猶云袞服十年异以爲禮大裘而冕祭昊天  
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繇天神高遠儀須誠質今泛祭  
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爲齊儀初獻

鐔尋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鐔禮云朝踐用  
大鐔鄭云大鐔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鐔此皆在廟  
所用猶以質素况在明堂理不容象今請改用瓦鐔  
庶合文質之中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  
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卽理微事如爲  
未允請自今明堂有饌准三郊但帝之爲各本主生  
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  
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菓之屬猶宜以薦止用  
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蕪四種之菹粳稻黍梁  
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從省除初博士明

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異又以  
爲明堂暨泛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  
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爲明堂籩豆等器音以雕  
飾尋嘗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  
堂之禮旣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此此廟爲質又不  
應彫俎斟酌二途須存厥中理請改用純漆異又以  
舊爲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  
次獻終醪禮畢大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  
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  
之祭竝無黍肉之禮竝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爲舊



明堂皆用大牢按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  
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禮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  
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繇周監二代  
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二牲止為一  
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  
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  
文之中又是貴誠之義帝竝從之十年武帝以雩祭  
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異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  
手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  
今明堂又無其事於是停用柴從坎瘞典十一年帝

曰四望之祀頃來遂絕宜更議復異議鄭眾云四望  
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海瀆尋二鄭之說  
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遙祭皆有斯目  
豈容局於星海拘於海瀆請今天司有關水旱之義  
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帝從之  
劉孝綽為僕射普通三年十一月始興王薨舊事以  
東宮禮絕傍親朝見竝依嘗儀昭明太子意以為疑  
令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按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  
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  
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饒歌輟奏良亦

爲此既有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嘗舉樂稱悲與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無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扈竝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闋稱慕綽又曰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傷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嘗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嘗未安延亦嘗經以此問繇來立意謂猶慕悼之

言張豈不知舉樂事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此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佗書自巳劉僕躬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中兵較尉朱异議議稱慕悼之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准

梁賀琛爲尚書左丞參禮儀事普通中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

按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冠子爲文非關准得爲子以身不可也小功之未旣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女于後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則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未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冠子嫁女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未可得爲其嫁冠若父於本功

之未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吉凶禮無礙吉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女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指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女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准稱下殤今不言降的舉下殤寔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稱降出後之身於本嫁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

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復於彼昔寔基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暮降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推之故天奪情深旣愛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雅服輕頓申殺略故特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琛後遷御史中

丞參禮儀事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竝宜御輦不復乘輅三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嘗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大僕詔侍尙書博議施行改素輦名大桐輦郊祀宗廟乘珮輦

徐摘大通中爲中庶于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簡文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議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規太宗以問摘摘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

正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  
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  
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侖姻  
覲見之儀謂應可畧簡文從其議

蕭子雲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大同中郊廟未革牲牲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  
惟聖敬率繇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  
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  
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  
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圓丘祗僚向言式脩牲牲牲牲

郊城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  
朝食學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  
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勅答曰此是  
王者守株宜悉改也仍使子雲撰定

陳顧和爲侍中永定元年高祖卽位散騎嘗侍徐陵  
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之舊制又以爲冕旒後漢用  
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雜珠飾以翡翠  
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璇從之蕭驕子云白璇  
璅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  
用繡織成者竝可採盡金色宜塗珠王之飾任用璅

珠至天嘉初悉改易之

沈洙爲員外散騎嘗侍大匠卿永定初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呈主人翁靈柩再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日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未除靈內外即吉爲侍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汪德藻德藻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惟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中原淪陷以後埋

有事例宜諮沈嘗侍詳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已注云其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後失卜屍柩塋埋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繇迎殯江左故復申明舊制李喬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子皆制服依時釋練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永尅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練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

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  
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  
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士折禮之衷德  
藻依洙奏可

許亨為太中大夫攝太嘗卿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  
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享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  
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但有故南北郊內竝祭五  
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  
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沉  
福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

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行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  
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  
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按周禮司鑄彝所言三獻施  
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禮祀  
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議為不通矣且鑄俎之物依  
於質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准於宗  
祧三獻為允制曰依議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  
是二十八宿之名風伯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  
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按周禮大宗伯之職云  
禋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鄭眾云風師箕也雨師

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屋位任卽除之

王元規爲尚書祠部卽初宣帝卽位以南北二郊畢下議更增廣久而不決至泰建十一年元規議曰按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上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卽曰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尺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

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三之堂北郊壇上方十八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三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象之數禮記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此以報覆幬持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爲古圓方兩丘竝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遂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吉地而未必



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潔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  
 尺之儀愚請郊祀事重圓方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  
 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迹漢梁竝即日三  
 代壇不同及更修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繕左  
 戶尚書臣允饒左丞臣周確舍人臣蕭淳儀曹郎臣  
 沈客卿同元規議詔遂依用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一十八

奏議第八

後魏高允文成初為中書侍郎以婚娶喪葬不依古  
 式乃上疏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  
 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  
 旨久頒而殊不革變將繇居上者未能峻改為下者

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  
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  
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  
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  
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樂室皆樂部給伎  
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  
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  
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  
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妾別居然所配者  
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作今宗王妃嬪潘懿失

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簡劾誠是諸王過  
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繇色衰相棄至此紛紛今皇子  
娶妻多出官掖今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  
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  
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  
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塋穀林農不  
易祿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  
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繇此推  
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塋葬費損  
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糜費有益於亡省古之

臣奚獨不然今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  
 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  
 饗之禮今葬人之魂其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  
 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  
 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  
 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  
 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  
 譟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  
 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  
 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  
 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刀雍為征南大將軍文咸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  
 有家者莫不禮樂為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  
 以修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  
 之况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  
 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  
 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  
 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



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  
怨禮至則無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惟聖  
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  
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凌遲仲尼傷  
禮樂之淪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  
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育天下之目  
絕象魏之章蕭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  
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  
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

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  
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  
日修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  
鳴和鸞以陟岱宗陪群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  
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所望之禮  
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  
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繇禮樂不興  
王政有缺所致也臣聞樂繇禮所以象德禮繇樂所  
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  
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慙先儒管窺不遠謂宜

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今公卿集議  
游明根爲尚書孝文太和十二年大駕將有事於圓  
丘方澤因臨皇信堂引見群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  
虞氏禘皇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  
禘論語曰禘自既灌之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  
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禘蒸嘗周改禘爲禘祭之義  
稱春禘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植禘禘禘禘禘禘  
蒸其禮傳之文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  
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禘禘則合毀群廟之主於  
大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當禘而祭之

天子先禘而後時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禘魯禮三年  
喪畢而禘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禘禘祭有兩  
禘明也王肅解禘禘禘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  
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禘一名也合  
而祭之故稱禘合而審禘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爾殷祭不  
言一禘一禘斷可知矣禮文大畧諸儒之說盡具於  
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明根與左丞郭祚中書侍郎  
封琳著作卽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  
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禘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

之禘者審禘其昭穆圓丘嘗合不言禘宗廟時合故  
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  
俱行禘禘之禮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禘牲酌於禘  
則禘禘嘗則禘嘗於蒸則禘蒸不廢三時三時皆行  
禘禘之禮中書監高間儀曹令李詔中書侍郎高遵  
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  
禘之祭與王義同與義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  
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如何又大傳稱祖其  
所自出之也圓丘在廟之文論語云禘自既灌事以  
據示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備

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惟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  
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  
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惟生兩名據王氏之  
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禘禘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  
禘一名也其禘禘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  
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  
義論禘禘詳矣然於行事取秉猶有未允監等以禘  
禘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  
書等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  
義一時禘禘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矣先王制禮

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不盡四時於情爲闕七廟四時嘗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圓丘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並爲一名從王祫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

依禮文先王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爲世法高閭曰書稱云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祭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百代所宗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以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勅臣等評議取稟附之祀典臣等承旨被究往說各有其禮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

仍古請依光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  
詳定朝令祀爲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  
閣之議皆准類以引義厚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  
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  
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  
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  
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  
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禋非佗祀之用六  
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  
事故稱禋以闕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

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  
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  
備焉六祭旣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  
令永爲定法

李彪爲秘書令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  
山議定圓丘已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  
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  
卿欲論圓丘之禮今短畧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祠  
昊天上帝於圓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  
亦未一我魏氏雖上叅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圓



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爲不刊之法令以祭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叅之厥秉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准代近在我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咸是一日之事終夕而殺牲待明而祭負外散騎嘗侍劉芳對曰臣謹按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與不臣聞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仁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廟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帝又曰圓丘之牲色無嘗准覽推故事乖互不一周家用禹解言是尚晉代

靡知所據舜之命駢悉用堯辭復言玄牲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何准秘書令李彪曰觀古用玄似取天玄之義臣謂用玄至於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玄地何時不黃意欲從玄又曰我國家嘗聲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鼓得無關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按周禮當祭之日雷鼓雷鼗入而作猶不助陽臣竊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孫慧蔚爲博士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

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繆垂惟有絞帶慧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吉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理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畧爲不異以王藻二簡微足名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紳卽大帶旣有佩觿之葦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之紳已佩二帶以凶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穿衣是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穿衣大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總猶不穿衣况居有服

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裳服類穿不裳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則經如使童子本自麻其腰首聽與不聽俱關兩經惟舉無麻是明不脩豈得言聽事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名矣且童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間之言將謂童子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餒

二日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子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道道成均之學釋業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會參之室而惟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取奠廟堂之中視禮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裳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緣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一成人之心則許其服總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廢是為與輕而奪重非理之意此臣之所以

深疑也又衰傍有祗以掩裳服如使無裳祗便徒設若復去祗衰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使成童男惟服無祗之衰去其裳經此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謂違制為家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後為秘書丞宣武景明二年上言曰臣聞國子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饗聖靈審諦昭穆遷賤有嘗制尊卑有定體慤著於中順應於外是以惟王初制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為不刊之式鑑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掩

中之經孔安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饗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虛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惟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論有浮淺析義有精浮故今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護六籍幽而重炤五典淪而復顯舉經於和中揖姬公於維邑陛下獻

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奮則寔惟下武而禘祫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饗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禘祫禘祫嘗禘蒸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嘗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之群廟自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

崔光爲黃門侍郎太和十九年廣川王諧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益三公以上至于卿司

以下故應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遵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總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斷總衰而吊既殯之後脫去總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闔柩早晚之宜釋其厥中光與黃門侍郎宋弁通直嘗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尊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

等以為若期親三臨則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至之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也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薦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陛下躬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諸將大殮孝文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光後為侍中國子祭酒孝明神龜元年十一月上言臣之被

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辟臣服制輕重部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三年鄭乃三月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過期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公百官爲君之母妻惟朞而已竝應不服又太嘗博士鄭玄議云謹簡喪服并中代雜記

論云改葬總鄭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尸柩不可以無服故總服三年者總則朞以下無服竊謂鄭氏得無服總之旨諺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既葬而除愚以爲允詔可封軌宣武初爲通直散騎嘗侍時思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僚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官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嚮明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制一

也按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一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嘗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飾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飭赤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三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不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皇圖白虎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

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可爲法九拜十二用將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民備禮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燠臺沼之雜袁淮之徒已論正矣遺論俱在不復須載

劉芳爲太嘗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嘗及上䟽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縑籍先儒正論詔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寺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孝之典制或未允秉既曰職司請  
 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東郊盧植云東  
 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  
 東郊八里郊也鄭玄云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也  
 曰王出十五里迎春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  
 玄別注云東郊去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  
 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  
 八里之明據也孟春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  
 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  
 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

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  
 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黃帝之位并南郊之位  
 故云北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  
 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  
 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  
 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  
 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  
 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  
 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



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  
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  
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  
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  
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  
漢不設王郊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  
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  
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  
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  
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准此至於三十里之郊進

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  
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  
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  
三十里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  
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禘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  
仍舊靈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在圻甸嘗隸  
郡縣郊祀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  
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  
稷先農縣又祠靈星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  
公廟所以別在維陽者蓋姬旦創城維邑故傳世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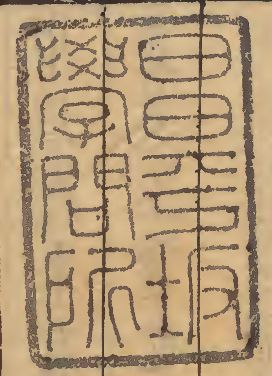
陽崇祀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維陽界內神祀今竝移太嘗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此禱請竊太嘗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嘗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禮祀二祠在太嘗之在維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臆考括墳籍博採群議旣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制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大嘗少卿陸瑋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

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管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云相酌益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別更考制是於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曰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統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

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  
 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  
 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  
 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之細此其二証也又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証也  
 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  
 望見即敬之又所表功也按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  
 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証也此云社稷所以有  
 樹也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議云天子太社

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垣無屋樹其  
 中以以木有木者土立生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  
 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條解有樹之意也又云五  
 經要議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  
 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  
 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大  
 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有諸家禮圖社稷  
 圖皆畫為樹惟戒社戒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  
 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按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

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  
 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  
 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  
 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有不離松也帝從之



冊府元龜

